

游安徽宏村，最好在雨天，慢慢地逛。两年前第一次来，碰上天晴，且来去匆忙，我就像做错了事，心里一直有愧。这回，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，天公也成人之美，我一到就下起了小雨。

撑着伞走进宏村，远远望见南湖。湖和天被雨丝织在一起，浑然一色。湖面漾着千万朵涟漪，马头墙的倒影在水里晃悠悠。柳树的枝条垂下来，蘸着水，仿佛要画出这一湖秀色。有一位作家就这么说过：“细雨中的宏村是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”真巧，湖中央的桥，就叫画桥。我经过时，桥上只有两位游人，撑着伞，一红一绿，成为画中最灵动的两笔。不知道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不是另一笔。

水，是宏村的灵魂。南宋绍兴年间，宏村望族汪家的先祖为了防火，开出一条九曲十弯的水圳，绕着家家户户走。那些水圳从未断流，潺潺缓缓唱了 800 多年。古人说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宏村的这渠活水，便是整个村子的命脉。我走着走着，忽然听见脚边似有水声，低头一看，原来圳水就在青石板旁悄悄地流。雨水混着圳水，分不清哪一路来自天上，哪一路是地下的。

我循着水声往村子深处走。巷子不宽，只容得下两三个人



▲宏村风光

并肩而行。两侧的马头墙高高耸起，墙头上的几蓬青草被雨水洗得生机勃勃。墙上有砖雕，门窗上有木刻，线条柔和细腻，尽显雕工的精湛。刻的是些什么呢？有花鸟，有山水，还有故事：八仙过海、渔樵耕读……徽州的匠人，都懂得在这方寸之间做文章，一块砖、一段木头，可以刻出一场戏、一首诗、一个家族的期盼。我驻足在一扇老门前，门楣上刻着“居安资深”，笔意古朴。门虚掩着，里头传来咿咿呀呀的黄梅调，是一位老先生的唱腔。我不敢惊扰，悄悄走开了。

这就来到月沼。月沼是宏村的中心，半月形的池子，静静地躺在粉墙黛瓦的怀抱里。

宏村现有水系的设计，出自一位叫胡重娘的女子之手。她是当地著名风水大师胡礼朝的女儿，明永乐年间嫁入汪家，见村子火患频发，便亲自踏勘山水，依着山势引溪筑坝，让水一路流进月沼，最后汇入南湖。一个深闺女子，竟能主持如此浩大的工程，真叫人佩服。

月沼边的石阶整整齐齐，一级一级伸到水里。我沿阶下去，蹲下来，掬起一捧水。几只鸭子也不怕人，悠悠地凫着，身后拖出长长的波纹，把树木的倒影犁开又合上。月沼四周的民居，比别处更高大、更气派，汪氏宗祠就坐落在正中。整座建筑气势恢宏，庄严肃穆。

从月沼出来，拐进了茶行

弄。这巷子更深、更窄了，两边的屋檐几乎要挨到一起，只留下一线天。雨水顺着瓦当滴下来，砸在石板路上，溅起朵朵水花。忽然想起戴望舒的诗句，这样的雨巷里，是不是也该走出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？可我走了许久，都没有见到。正落寞时，遇着两扇古朴的黑漆大门，门上的字样，依稀可以认出是“积善”“读书”。对了，正是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的古训。徽商们走南闯北赚了银子，带回山里，盖起一座座深宅大院，终不忘读书的好，于是每座宅子都藏着一间书房，木窗都对着天井里的一丛翠竹。

在茶行弄的拐角，我看见

雨中宏村

文／闻立

一位妇人坐在门槛上剥笋，脚边放着竹篮，一只小花猫蜷在里面打盹儿。这画面真美！《诗经》里说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”宏村的慢生活，不在别处，就在这雨声和笋衣脱落的沙沙声里。

走出小巷，我来到承志堂。这是清末盐商汪定贵的私宅，有“民间故宫”之称。跨过高高的门槛，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天井，雨水从四周的屋檐汇聚于此，即“四水归堂”，象征着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。厅堂的横梁上雕满了戏文故事，有“唐肃宗宴官”，有“郭子仪上寿”，人物须眉毕现，栩栩如生。天光从天井上方漏下来，照上去，故事里的人仿佛活了过来，正在唱一出热热闹闹的徽剧。

不知绕过了多少街巷，我又回到南湖边。沿岸有人家开始生火做饭，是呢，还是旧时做法。青烟带着草木味儿，从黑瓦间袅袅升起，融进暮色。北宋画家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里写道：“山以水为血脉，以草木为毛发，以烟云为神采。”宏村，正是这样一座有血脉、有神采的古村。

往出走时，雨突然下大了，伞都挡不住。天气预报说，要下到半夜才能停。也好，老天既然要替宏村留客，我便安心，今晚做一个住在画里的人吧。

我家楼前有一片空地，后来修成了停车场。说是停车场，其实更像块被水泥箍住的黄土地。再后来，这片空地的中央立起了两排铁架子，上下 4 层，像一个巨型书架，这便是升降式停车库了。

5 月前，停车场很是空寂，白天只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常与它做伴。偶尔在晚间，有几辆蒙着灰的小轿车，缩在格子里过夜。

到了盛夏，停车场仿佛在一夜间醒了过来。最先把它吵醒的，是一辆房车。这辆房车笨笨的，方头方脑，在升降架子前比画了半天，终于安分地泊在外围的平地上。接着是第二辆、第三辆……天南地北的车牌，花花绿绿的车身，它们像约好了一样呼啦啦涌入，把铁架子围在中央，自己在外头铺开一片流动的街巷。

我家住在 4 楼，厨房正对着停车场，隔着窗户望过去，停车场犹如一个缩小的城池——升降库是城中心的楼宇，外围停放的车辆是鳞次栉比的民居，车与车之间的过道，便成了纵横交错

三分钟“生活圈”

文 / 毛晓梅

巷弄。

而我，便成了那个站在城楼上俯瞰这个慢慢苏醒的生活圈的人。

清晨，准备早餐时，我看到最先动起来的是东边那辆白色房车，侧面的遮阳棚支开，棚下摆出折叠桌椅，女人煮粥、煎蛋、切面包，简单的一餐结束后，女人拉出晾衣绳，男人开始煮茶。水汽和烟火气同时升起来，一缕煮茶的清香，一缕洗衣粉的淡香，在半空中搅在一起，被风送到了 4 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这不就是夏天的味道吗？

渐渐地，其他车辆也醒了。西边的深灰色皮卡里，两个年轻人抱着吉他认真地调弦；南边那辆越野车的女主人调鸡蛋液、洗菜、切西红柿、切辣椒块，刀起刀落的声音细碎而又清脆；北角的灰色小轿车旁，老先生蹲在地上洗青菜，老太太坐在马扎上慢悠悠地择豆角……

整个停车场像一口慢慢烧热的锅，各种声响和气味都咕嘟咕嘟冒起了泡。

这个生活圈是有交往的。我看见白车的女主人端着半盘西瓜，一路小跑送给灰车的老夫妇；皮卡上的年轻人帮越野车车主修好了漏气的轮胎，女主人非要塞给他们一盒刚做好的卤味；一天傍晚，停车场里竟然支起了一张大桌子，五六辆车的旅人围坐在一起吃饭、唱歌，欢笑声透过窗户一点一点沁进来，让人好生羡慕。

最难忘的是一个雨夜。我被哗哗的雨声惊醒，不由得起身走到阳台。停车场所有的车都熄了灯，雨幕把整个生活圈拢在一处，像是谁给这片小小的城池蒙了层纱。忽地，北角灰车亮起一豆光，车门开了，老先生撑着伞下车，手里端着一个塑料盆。他把盆放在车尾接雨水，看了一会儿，又钻回车里。车里的灯光温温的，照着老太

太靠在他肩上的侧影。雨滴打在盆底，叮咚，叮咚，响个不停。

第二天清早，灰车开走了。生活圈缺了一个角，但很快又有新的车，新的人补进来。他们忙碌在各自的生活节奏里，互不打扰。有人做饭，有人洗衣；有人唱歌，有人跳舞；有人早起，有人晚睡；有人逗猫，有人遛狗；有人吹萨克斯，有人刷抖音……

望着这一切，忽然觉得这些旅人很可爱。他们开着一间间移动的房子，把家背在身上，走到哪里，哪里便升起炊烟。这让我想起古代那些赶路的书生，一匹马，一个书箱，走到日落便在树下生火煮粥。千年过去，行旅的方式变了，可那份随遇而安的从容，竟一点没变。

其实人生不也是一场长长的旅行吗？这个三分种的“生活圈”，使我明白一个道理：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停车场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无论停在哪里，无论在何种境地，能停下来生火做饭、洗衣晾衫的人，才是认真生活、热爱生活的人。

梦里乡愁

文 / 柳叶

离开这里已许多年
每次路过
总觉得小巷倏然醒来——
沉沉的乌瓦，飞翘的挑檐
青砖斑驳，小河静默
还有那幽深的老宅大院
全都在风中向我招手

画面仍是最初的模样
清晰得让我又惊又喜

沿着屋后石砌的台阶走下去
便是那久负盛名的秦淮河了
过往小船上，卖鱼的吆喝声
混着半条水巷都盛不下的鱼香
横卧河面的老树与青藤
用不甘枯败的新绿
年年荫庇两岸的人家

唯有秦淮河
心有不甘地起伏着——
那波纹里藏着唐诗与宋词的余韵

思念，是对曾经的一再渴望
哪怕只求短短一瞬间
可奇怪的是它竟总在梦里
不请自来